



~ 16
2690
24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七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試策問制誥凡十六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

元和元年四月登第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謹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



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
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
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度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
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
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
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
浸澤于下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
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
儲念茲疲吐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
心峻確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
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
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
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
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
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青謀於公卿峻政非美二
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孰究
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掉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
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

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
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
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
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
自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漢文帝時者激切
之文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
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
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
漢之極諫而徵之切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
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

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
之道已弘于前代臣之才識劣于古人輒欲過言以裨
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
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
直敢言之臣出焉無裨文帝賈誼專美于漢代然後退
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
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甍之
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
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
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

陸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
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
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
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
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理行故上下
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
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熙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
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寢微寇戎薦興兵
亦繼起兵以逼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
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果

而生業不同上無定費雖曰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
且削月腹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
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
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
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
未銷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
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
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
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銷兵革先念銷寇戎
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僞

百集 卷四十一
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
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
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
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
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
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
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鷲歸命
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
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疇可日安富庶
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

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理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
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
道而可以濟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
修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
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
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
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隣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
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
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
耶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

白集 卷四十一 五
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
端實在于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
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
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宜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
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
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
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
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
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
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

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別白而
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臣聞無為而
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
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樞晨
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終則安
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賞百職
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
如是豈非真有為者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
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蓋
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

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
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
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
一聰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
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管九臣各掌其事而
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總其理
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
君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
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
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

自有以展其効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
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殊甚美者非他
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寢
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
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之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
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
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
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上焉臣聞
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辭無敢

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
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畧而言且如軍
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
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
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
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
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
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
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
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

則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
遠哉臣生也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昇平
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
用之間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
此誠微臣喜朝聞其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言不
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
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

貞元十六年二月
高侍郎試及第

第十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

不帛不績者不繅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入強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已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繅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

為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遠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入之道

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昔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
衆不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恥格峻文必罰斯
為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
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為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為大寶
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
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

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
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
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
赦有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
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
懲惡勸善且革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
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
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
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
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

之雖殊時異政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矣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絕學無意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榘克變鴉音勝乃俟乎木雞巧必資於瓦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彛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壺奧指趣將焉處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

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騰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騰不爭之謂簡。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微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慮蘊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鴉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太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微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乃至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董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為心；苟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

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
生焉揮戈於曜靈暮晷迴焉神合於水游吕梁而出入
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董荼變味蓋品彙之生則守
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
通是道可於物而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
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
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
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

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
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
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
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
糶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
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
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
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
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食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

女工勞以愚所闕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
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
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
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
者無他焉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
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善乎實倉廩均豐凶
則取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修舊制上自
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
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糴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爲

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可以均天下
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
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
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
矣抑居易聞短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
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元和三年
爲府試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爲人臣者不顯諫然則
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

無乃失爲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太時不齊太信不約太白若辱太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彙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勾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爲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

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忝累之差焉其爲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爲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爲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已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立身者惑之久矣衆君子試爲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

奢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遠邇無美刺日採於下歲聞於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為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至使內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斂散之節失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奉敕試制書詔批荅詩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

院召赴銀臺候進首五首召入翰林奉敕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

林學士數月
除左拾遺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屋縣尉集賢殿校理臣

白居易進

奉敕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兼茲重任必授全材某鎮節
度使其乞天與忠貞日彰名節德温以肅氣直而和明
畧足以佐時英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歷著勳庸中權
之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懾服漢兵無西擊之勞
疆場底寧胡馬絕南牧之患禁暴而三軍輯睦除害而
百姓阜安千里長城一方內地實嘉乃績爰簡朕心夫

竭力輸誠為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顧茲忠
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旌旄爾有宣贊之猷
特加端揆往踐厥職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主者施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敕書

敕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
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動必思於卹隱靜無忘於泣辜庶
乎馴致小康寔興大道也李錡因緣屬籍踐歷官常苞
藏禍心素懷梟獍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之聲朕念
以宗枝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

竊弄凶器抗拒朝命驅協師人背德欺天亂常于紀蜂
蠶之毒流于郡縣大莩之行肆于閨門惡稔禍盈親離
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憤聞彰義勇潛發變
疾風雨謀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
于軍前擒其兇魁生致於闕下廓千里之沴氣濟一方
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不奪之節因事立
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
勳各有等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等
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時崇文爲西川節度使

敕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邊候又安授
律西川兇徒蕩滅是以寵崇外閫秩進上公而能省事
安人多方撫俗諭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宜朕卹隱之
心慰彼黎庶咸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懇請朝覲
雖殿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
且且歎彌感于懷屬時候嚴凝山川修阻永言跋涉當
甚勤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效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同穎之祥顧

慙寡德受此嘉瑞披圖省表閱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
美于上亦宜勉勤匡贊馴致雍熙庶洽升平之風以時
和同之慶所賀知

太社觀獻捷詩

以功字爲韻四韻成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內操袂凱歌中廟
筭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七終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中書制誥一

舊體○凡二十七道

張徹宋申錫可竝監察御史制

勅舊制副丞相缺中執憲得出入御史缺則於內外史
中考覈其實封奏其名以補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其
官張徹其官宋申錫皆方直強毅可監察御史章下丞
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從之竝可監察御史

楊子留後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
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州長史三人同
制

勅某官殷彪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邑令古子男也於更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間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秦之郡也秦告專達得行異政以彪清平信惠臨事能守大小之職率著名績故仍憲簡俾往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師無憂掣肘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往宰之

而絳爲名藩弁實良士命之贊貳亦叶其宜宜各悉心修舉三職可依前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勅吾聞武德暨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達蘇頌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美凡選一才補一職皆不敢輕易其庶幾前事乎刑部郎中馮宿爲文甚正立意甚明筆力雄健不浮不鄙况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誥命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歷御史博士郡守尚書郎在仕進途不爲不遇然不登茲選未足其心故吾于今歸汝職業

仍遷秩為五兵郎中勉繼顏陳無辱吾舉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鄭覃可給事中制

勅給事中之職凡制勅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寃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

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勲如故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

戎姚向温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

省官兼御史制

勅西川日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屏華號為難理故吾命文昌為帥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為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會等為庶寮俾咨度焉進言者謂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輟三署吏贊丞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暨一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之賓寮不侔矣爾等苟佐吾丞

相以善政聞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太

夫賓客等制

勅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鎮於成德軍而晃以下四十有十人實從魏來或驅或殿被堅執銳可謂有勞宜以官坊之察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之可依前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時長慶二年三月制

勅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賞或先加寵

而後責功蓋宜便有後先時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折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人部造膝而授不時而遷其要無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羣有司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勳賜如故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制
 勅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戶部郎中
 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虞仲西川觀察判官
 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緋魚袋
 崔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鎮撫之次
 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贊理之故其制云苟佐
 吾丞相以善政聞寧久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
 人安矣是汝輩職修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前言在
 耳安可弭忘並命為郎主吾信賞虞仲可行尚書兵部
 員外郎戎可尚書戶部員外郎散官勳如故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勅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戶之圖生
 齒之籍賦役貨幣之政令以待國用而質歲成元和以
 還日益寵重善其職者多登太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
 誰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臺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綱
 而書命無繁詞決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
 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會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
 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勳如
 故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勅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承宣啓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戎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籍籍頗爲得入況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爲我紐有條之綱柅妄動之輪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要扶樹理本無裨戴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勲如故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勅中散大夫行尚書工部員外郎上柱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聿內外庶官同歸共理牧守之任最親吾人蓋施張舉措由其心賞罰威福懸其手若一日失其職一郡非其人而名未達於朝聽之間爲害已甚矣選授之際得不慎夫以爾聿前領建溪有理行次臨汚郡著能名用爾所長副吾所急宜輟郎署往頒詔條來暮之聲佇入吾耳可使持節衢州刺史散官勲如故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

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勅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詔丞
相求方畧忠讜之士置于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應
詔言其為人厚實審直嘗以文行謀畫容於幕府之間
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束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
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獎以勸其徒况久次者轉遷
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勅薛之縱等去年冬授愬鉞俾自徐鎮潞而愬與其麾
下同德食不求飽席不暇煖節鎮殿定一如所委此誠
愬之忠畧然所賴之縱等焦心勩力同濟厥功而頒賞
已逾時秩宜加等我有爵祿分而命之知吾不遺細大
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絀楊於陵等各賜爵并廻

授爵制

勅禮云臣下竭力盡忠以立功於國者必報之以爵祿
此言上之不虛取于下也而司空度等咸以忠力作股
肱心膂之臣大節大勞書在甲令然則功如是忠如是
高爵重秩予何愛焉故能統御之初先行信賞詔主爵
者合為奏書或加寵進封或延恩任子次勤第品咸按
舊章行乎敬之無忝予一人之嘉命可依前件

鄭餘慶楊同懸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夫人制
勅餘慶亡母某氏等夫德不旌則勸善之典缺矣親不
顯則揚名之道廢矣凡今公卿大夫至于元士濟濟然
抱忠履信立我朝者皆聖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
家刑國有所從來不夫封崇是忘報施朕去年仲月統
御之初發號推恩先降是命豈直光前慰後而已哉亦
欲使天下為母者聞庶幾乎善統其家慈訓其子厚人
倫而美教化也可不務乎

李寘授咸陽令制

勅某官李寘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俊言

寘有應辨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掾假臺郎憲職以命
之屬寇遁師旋未展其用況在公族推有器幹今授銅
印俾宰咸陽夫庶官之任為急西郊咫尺佇爾能聲可
京兆府咸陽縣令

劉縱授秘書郎制

勅某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敘其先臣陳許
閒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
文自可嘉獎圖籍之府命爾為郎豈唯振滯求能且不
欲使勲勞之後棲棲於塵土中可秘書省秘書郎

程羣授坊州司馬制

勅程羣嘗從事於鎮莫之間病免所職垂老之歲棄爲窮人張儀無歸有尺傷者夫一夫不獲若納諸隍此聖王用心推已及物今宜與羣祿食使飽暖其身亦猶晉君不能忘情于絳老也往佐中部爾其念哉可坊州司馬

海州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勅海州刺史王元輔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中加命秩不即改移蓋欲使吏久於官而人安於化也今元輔爲郡頗有理名廉使上聞奏課居最宜加中憲旌而寵焉庶使與君共理者聞而知勸可兼御史中丞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可濠

州刺史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金部郎中上柱國楊潛温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州刺史上柱國李繁精強博敏有才子之稱將仕郎前使持節光州諸軍事守光州刺史雲騎尉史備變通健決有良吏之用而能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爲郎見其行爲郡聞其聲夫洋更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三者皆名郡而委之二更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緝膏雨吾土襦袴吾人者乎潛可使持節洋州諸軍事守洋州

刺史散官勳如故繁可使持節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使持節濠州諸軍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渦口西城等使官勳如故

張洪相里友畧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勅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瀛漢等州都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賜緋魚袋相里友畧等元翼以太節太忠綽聞朝野授鉞開府殿我漢南而又求賢之能以自參貳則其寘寘宜有以稱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勳烈之冒達朝儀而練戎事者與焉今以洪之知國禮奉家聲以友畧之富藝文飽軍旅兩中

是選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時無古今代有忠賢苟致吾元翼於牟杜間別有陟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東南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袋散官勳如故友畧可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察判官散官勳如故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魚袋姚成節嘗為天平軍裨將當劉悟之立忠勳也謀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酬獎况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間居之管漢文帝以宋昌

忠勞擢拜將軍掌宿衛今吾用汝猶前志也環拱之職
得不勉歟可毅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知軍事賜如故
高鉞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贈太君制

勅起居郎高鉞亡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等予有侍臣咸
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動前後以補吾闕遺森然
在庭各舉其職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稟於親行
成於內徒鄰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曷顯統家
之慶可依前件

柳公綽可東部侍郎制

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為害甚多邇

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軟弱而姦不息
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
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
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辯論官材澄汰流品
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宜飾躬承
命以裴王崔毛為心苟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今而後亦
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孔戣可散騎常侍制

勅管齊桓公心體懸危則隰朋待漢成帝親重儒術則
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

侍郎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
自筮仕迄于天官虛舟爲心利刃在手全才具美時論
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
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勅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文學之外有
枘思積毫剗符佛鐘之用自佐戎律領郡符持憲爲郎
皆稱厥職吾前命劉遵古張平叔爲商州刺史繼有善
政入用又安今爾代之守而勿失况商土瘠商人貧可
以靜理而阜安不宜改張而易轍以爾精敏當自得中

可商州刺史

韋觀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同

制

勅職之要莫先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
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
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都騎尉韋觀精微專直通乎事
典可使平奏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
柱國庾敬休溫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書誥命而專右
席而輪轅鑿柄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
宿選任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人如觀

